

吕洞宾全传

八大神
仙之三

呂洞賓全傳



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一日印刷
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十日出版

呂洞賓全傳（全一冊）

每部售洋五角



編輯者 新華書局

發行者 新華書局

印刷者 新華書局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上海

英租界麥家圈
仁濟醫院對面

新華書局

呂洞賓歷史提要

洞賓爲八大神仙之第三者。姓呂名巖。唐浦州永樂縣人。少鍾山川之秀。長挹禮樂之藝。獨處寡儔。終身不娶。故道號純陽子。卽今所傳爲純陽呂祖師是也。祖師學道全在自修。初無人爲之指引。及遇佳人白牡丹。幾至全功盡棄。幸鍾離爲之超度。得脫本書。叙述呂祖師一身事跡。靡或缺漏。尤於其濟世行道之途。三致意焉。有心世道者。當以此爲善本。

呂洞賓歷史

目次

目次

- | | | | |
|----|--------|-----|--------|
| 一 | 洞賓鍾毓靈秀 | 十三 | 天際雲表來去 |
| 二 | 好學深思不倦 | 十四 | 飛劍山嵎斬虎 |
| 三 | 斗室危坐養心 | 十五 | 路迷桃花源泉 |
| 四 | 庭前椿萱並謝 | 十六 | 牡丹花下三戲 |
| 五 | 毀家惠澤黎庶 | 十七 | 一念錯犯天譴 |
| 六 | 異地琴劍飄零 | 十八 | 黃鶴一去不返 |
| 七 | 詩才七步服衆 | 十九 | 仙童力除左道 |
| 八 | 人坐馬帳春風 | 二十 | 活割額血療疾 |
| 九 | 名師托鉢來門 | 二十一 | 大樹接藥生春 |
| 十 | 鶴嶺山腰談道 | 二十二 | 漢江洛陽訪舊 |
| 十一 | 黃梁一夢華胥 | 二十三 | 泥丸着手長生 |
| 十二 | 雲房屬試仙術 | 二十四 | 洞賓仙籍添名 |

二

八大神
仙之三

呂洞賓歷史賀遵善識於武昌

姜山居士編

一 洞賓鍾毓靈秀

有唐一代文化之盛貿易之繁交通之擴張上絕千古下耀中世幾幾乎駕前
後漢而上文人輩出蔚起如雲一時傑出之士如農家兵家法家縱橫家以及
三教之宗九流之末無不各耀其所長以馳騁於倡明盛世之際進步之速靡
有涯涘吾人試讀唐代政治文化之史而知彼時人民之窮智角識正如今日
之以科學爲競爭之本者一也夫中國舊學之精萃千百年來無能發其玄奧
聖如仲尼亦不能言性命神怪之理而實則此爲哲學實用之專科蓋非探其
源者不能妄談者也孔子至聖矣然其爲言公理也政教也一本治世之正道
發爲普天之文章而不主爲虛無淡泊之藝術仍事業家立言之旨也自孔子

而下縱有聖哲亦不肯以立理而誇世。卽或有之。而世人未入於道焉。知從違。職是之故。神怪性命之理。終無人能發其精蘊。今人或以迷信目之。或以神道眩之。或以妄誕亂語嗤之。故其道迄未能明也。而不知千百年上盛唐之世。其有精此道而登於長生不老。飄渺於雲霧之際。出入於太虛之境者。大有人在。其人惟何。卽今人所尊爲呂祖師。師陽者是也。祖師呂姓名巖。字洞賓。號純陽。子相傳爲東華真人。後身原當時東華度化鍾離時。誤有尋汝作師之語。故其後降凡鍾離果爲其師。而度之又傳爲華陽真人。後身以其喜頂華陽巾。也不知孰是。今述洞賓一身之歷史。當先述洞賓產生之所。洞賓唐浦州永樂縣人。祖渭。禮部侍郎。父誼。海州刺史。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生。初母就妊時。異香滿室。天樂並奏。一白鶴自天而下。飛入帳中。不見真人生。而金形玉質。道骨仙姿。鶴頂猿背。虎體龍腮。鳳眼朝天。雙眉耀彩。額修顴露。皮潤體圓。鼻梁聳直。面色白黃。左眉有一黑痣。足下生有龜紋。始在襁褓。馬祖相之曰。此兒生相。

非○凡○自○是○風○塵○外○物○真○人○父○母○遂○愛○之○逾○珍○璧○稍○長○聰○明○異○常○童○日○記○萬○言○出○口○成○章○以○周○秦○諸○子○之○書○與○之○讀○輒○朗○朗○能○背○誦○其○目○力○之○精○銳○雖○宿○儒○非○其○敵○也○其○他○如○前○漢○人○著○作○未○有○人○爲○之○講○解○輒○能○娓娓○清○談○而○一○過○目○又○能○奔○流○自○然○無○絲○毫○凝○滯○真○人○之○父○初○延○一○師○課○之○半○年○師○求○去○詢○之○則○曰○公○子○進○步○奇○速○余○罄○所○有○而○與○之○矣○不○能○再○教○也○此○師○去○後○復○延○一○師○課○之○半○年○亦○然○其○後○延○老○宿○名○儒○與○之○講○解○凡○真○人○所○有○問○非○學○問○淵○博○之○士○不○能○立○對○而○所○語○又○爲○義○理○之○精○非○文○章○之○能○事○也○蓋○其○生○有○仙○骨○悟○玄○闡○奧○之○旨○已○發○端○於○此○矣○以○是○課○真○人○者○至○多○二○年○而○趨○避○若○弗○及○真○人○之○父○患○之○告○其○師○曰○孺○子○甯○皆○知○理○苟○有○所○惑○幸○師○舉○以○告○之○勿○以○其○驕○而○忽○之○也○師○曰○是○何○待○言○吾○苟○所○能○者○靡○弗○詳○若○以○強○吾○之○所○不○知○者○則○吾○難○矣○吾○之○才○亦○僅○足○以○課○公○子○一○年○真○人○之○父○笑○應○之○逾○年○真○人○之○學○大○進○師○固○請○求○去○曰○可○矣○自○今○而○後○非○余○力○之○所○能○及○也○於○是○真○人○乃○自○修○學○習○以○攻○其○所○學○而○不○復○延○師○以○課○矣○

一一 好學深思不倦

呂氏之在浦州永樂縣也。如一時望族。遠近罕與論比。歷官御史司馬。諫議大夫之職。有唐以來。爲極盛至真人之父。則以歷代宦囊所積。自稱裕如。而又以奔波倏忽。出入於貴官顯者之門。心有所不甘。故棄官就家。間居賦詩酌酒。以自娛樂。膝下又無盛出。惟真人一人而已。故其視真人也。爲珍寶。無藝每諄諄訓誨之。思有以盛大業爲一代儒者。而不知真人之所成就。乃遠出乃翁之望也。真人之父。既見真人學貫羣藝。宏博無倫。問詢之曰。人皆有志。不能不自準定。汝今年長矣。所學亦深有門徑。盍一言爾志。真人肅然對曰。余見天下事物皆空也。富貴誠浮雲轉瞬。飄沒余固不足羨。卽人之在世。亦猶是浮雲。翬然墮地。頽然老去。其間不過百年耳。余歷覽衆籍。凡昔先儒之言。皆有未盡。然者或孜孜於功名。或岌岌於生死。或勞心焦思。逐逐奔波。爲子孫謀。余見其志之小矣。夫天之生人。必非使其默默以終。牖下已也。蓋與以精靈蓄以元氣。誠冀其

有所作爲以副造物之聖意。若世人之昧昧者，余無取焉。真人言時侃侃而談，意味正自深長。其父聞之，笑曰：「孺子此言固至道精理也。然孺子言雖如此，力或所不能。汝旣謂歷覽衆籍，果知先儒之中何者爲汝意所欽？從乎抑或竟無其人乎？」真人怡怡對曰：「先哲之聖明，余小子安敢妄及。周時老聃、莊周卽秉大道而行者也。惜乎其人不能見後世。末學陋儒但以文章者進取之階，一朝就學卽存其功名利祿之念，孜孜不滅，余敢斷其背天道矣。父曰：「汝謂老聃、莊周秉大道而行者，何所見之？」真人曰：「老子道德經明教人以出迷入覺之途，所謂一字一珠，靡不自天地之祕而來。至於周之說，雖較詭譎而實含至理。彼所謂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凡此之語，余知周必窮雲端霧頂遨遊自然，而卽其所謂栩栩夢蝴蝶者，亦必非妄言夢想。蓋至人無夢，夢者特夢其道耳。以周之賢，可謂至人矣。夢云乎哉？與其謂蝴蝶而幻夢，毋甯謂其悟大道而視一切爲迷夢。故老聃、莊周余深所欽從也。父

笑曰。汝言非不然。顧循此而論。則余家之血嗣。將自汝而斬矣。汝意云何。眞人之父。爲此言。蓋知眞人已身入道機。必不以室家性命爲慮。卽命其成家立業。勢有所不能。故知呂氏之後。卽無人爲之繼。揆諸世俗良深乖離。然其父誠學問淵博之士。豈不知大道所歸。以眞爲窮谷。呂氏之有後與否。皆所勿顧。特以此詢眞人之意。云爾。眞人不稍思慮。卽坦然答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孟氏言之毅然。亦不可謂非無見。然人之在世。生與死同者。則生亦何爲死。與生等者。則死亦猶生。不肖之子。毋甯無子。卽余所謂老聃莊周者。吾人今日方斷斷相傳。究其父其子之若何。無人爲之文傳語宣。則知人之生世間。欲長生不老而傳之千萬世者。其惟至道大仁而此至道大仁者。苟得之以繼承祖業。其逾於有子且萬萬也。眞人言時。爲狀至肅。其父頻顙首笑曰。吾惟汝性是適。汝而成功。闡道余又何求。但年少須自主。幸勿略失所本也。眞人唯唯。自是呂氏門中。乃清寂如僧舍。一滌其凡塵之氣。而無有富貴繁華之習矣。

三 斗室危坐養心

眞人既日夕研勵其學問焚膏繼晷兀兀不倦一時文名大盛士大夫翕然慕之謂年少老成如此他年功業不可限量因相與竊竊私論欲以甲家之女婚之又有謂甲家女貌不至善恐呂氏子未必克諧轉不若以乙家女婚之蓋婚姻爲人生大倫官家子弟年未弱冠每娶室爲完人此俗至今未改而以永樂縣望族如呂氏者又奚能免乎况以眞人之好學不倦人徒見其埋首伏案度必爲他日豐功偉業之基而不知其大謬不然也以古人之爭婚議姻者日必戶限爲穿其父每欣欣然謂人曰余子性癖與俗殊酸鹽余不能主之婚姻與否須問其已身人聞此言駭爲異聞意以爲婚姻大事父母不主轉而謀之於新郎豈得爲理顧以呂父爲通家碩望之長亦不敢面詰之因從其言而請呂父召眞人以詢所願眞人曰余之本旨余父知之深幸老父婉言謝之何必多此一舉父曰余煩甚矣汝自白之眞人乃出而告衆曰承諸公美意紛紛爲小

子○議○婚○事○諸○公○固○何○所○見○賢○於○小○子○小○子○之○所○以○不○敢○娶○者○知○命○之○所○關○中○途○或○天○故○無○論○何○家○女○決○不○敢○輕○易○諾○之○誠○恐○害○其○終○身○也○諸○公○今○日○雖○善○意○他○日○則○轉○而○爲○人○所○毀○謗○何○必○勞○神○自○是○以○往○幸○諸○公○之○勿○相○念○及○余○知○天○命○而○乖○人○事○亦○是○生○前○定○數○萬○乞○諸○公○海○涵○真○人○言○已○拂○袖○竟○入○衆○相○顧○失○色○莫○知○爲○何○呂○父○又○笑○曰○余○言○謊○否○余○子○性○成○乖○癖○非○可○理○喻○余○見○其○好○學○深○思○亦○聽○其○所○爲○而○已○衆○唏○噓○而○出○紛○紛○謗○論○謂○呂○氏○有○子○如○此○不○宜○其○墮○落○呂○父○力○不○能○敵○一○子○而○使○之○自○主○亦○太○不○近○人○情○嗚○呼○流○俗○之○言○每○與○眞○理○相○舛○以○衆○人○而○目○呂○氏○母○怪○其○然○日○後○之○駕○雲○騰○霧○飛○昇○入○仙○豈○世○人○所○得○而○知○之○哉○自○是○厥○後○人○不○敢○議○呂○氏○婚○但○有○唏○噓○悲○嘆○而○已○眞○人○則○屏○煩○滌○慮○悉○心○事○其○向○旨○室○中○每○覽○籍○罷○輒○兀○坐○而○養○心○如○老○僧○之○入○定○然○不○聞○不○知○一○其○念○於○大○道○之○軌○焉○家○人○與○之○食○則○不○却○不○與○之○食○亦○不○索○久○之○人○慣○習○忘○其○家○之○有○呂○洞○賓○也○世○戚○之○往○來○親○族○之○酬○酢○以○及○婚○姻○俗○禮○之○所○皆○呂○父○爲○之○人○又○議○呂○子○爲○

瘋癲矣。蓋以年方弱冠之士。人不逐逐於爽心適目之所而獨處寡儔於斗室中。以自窮其身。世豈有此理。此人况呂家本係世第士宦舊習所欲無不遂。非如今世逃入空門者。以迫於不能在世。或經大逆不道而覺悟。或鑒功名利祿而灰心。或逼於立錫無地。以圖寄食之所以。彼言此更復有天淵之別。然而呂氏子之必欲自尋其苦於個中。况味者。抑又何故。嗚呼。此仙骨之所由來。而千百年中卒不能得一二人也。

四 庭前椿萱並謝

無何歲月。催人韶光不留。蛇龍厄運。靈椿乍飄。呂父年事既高。偶冒風寒。遂致不起。家人環哭一門。爭悲洞賓盡孝成禮。苦次昏迷。遠近之來吊者。車龍馬水。雜沓門前。皆誇呂父之德。轉悼其不壽。未幾桐棺三尺黃土。下埋而呂父就窆。窆矣。自是洞賓家中舍僕役。而外僅洞賓與其老母二人。老母者年較呂父略高。而龍鍾老衰亦殊甚。惟其性知善。故守身執玉。巖景怡怡。洞賓恆侍母側。以

誦經養心爲事母亦甚安之。然以洞賓不娶而獨居對影顧形有時不能無耿。耿於心中老人之意首必以家庭團聚爲樂而娶媳抱孫尤爲年高人之所希冀。是誠無怪呂母之不能釋然也。惟洞賓天性至孝凡母有所需輒無不立應之。有時母言未發而洞賓則迎其意先爲之以是深得母心。惟於婚娶一事則洞賓雖知母心未安始終持其獨身主義不可移易。母亦賢其子而知其子之修行有素也。遂亦聽之初不現於言辭。洞賓於侍母之外仍兀兀以究其道。至終夜不寐。呂氏母子螢螢之影自局外人觀之且覺其岑寂淒涼。而洞賓則且甚樂也。光陰易駛年復一年而呂母倏已物化。臨終謂洞賓曰。吾適見紅衣人至吾側。謂將接吾往。見西王母並言吾子賢哲必有可爲。汝其謹記之。洞賓涕泣從命。母溘然長逝。既而復蘇。謂洞賓曰。好自爲之。余心樂甚。余此後將往天國也。言已遂逝。洞賓悲號慘慟盡禮彌切。嘗流涕謂人曰。余母以余不娶嘗耿耿於慈心而生前又以余樂道喜寡卒未言其所以實則母心苦矣。今西遊之。

頃尙一再以言付余。余悲余之母所志矣。自是益勵其精神。能力孜孜於道。雖寒暑不解衣。復嘗至父母墓側。終宵露宿。人見之。無不稱爲純孝。時呂氏僕役中有服役多年而已老髦者。洞賓送其行。以厚資贈之。俾自圖生。其他僕役苟欲回里省母。或圖成家立業者。亦復如之。邑中人或與呂氏故交。或與呂氏鄰居。或卽與呂氏無絲毫相關。苟其人貧困顛倒。不能自給。洞賓依其所欲。與之不計多寡。隨來者之意所向而遠近。乃卒無奔波死亡慘如是者。年餘。洞賓之家資已略無盈餘矣。惟剩有薄田若干。但得供其生計。而洞賓之好施如故。人皆爲洞賓危。洞賓曰。吾幸而生富貴家。苟不然者。豈其餓死人生天地間。甯無自生之路。苟非疾疢彌年。殘病終身。雖窮困至於如何極境。必有豁然貫通之日。余以爲家資之有否。毋與吾生。余不以窮迫而懼焉。人聞之。皆感激涕泣。永樂縣中慕其道者。遂勵行善事。一時風尙爲之大變。亦見真人未成功前之仁德矣。

五 毀家惠澤黎庶

洞賓毀其家資十之八九。遍惠里人。存者僅爲飲食起居之需。人已爲洞賓咄咄惜矣。而遠近之來者。以其名昭著。相與踵門乞助。日必三五人。洞賓謂衆曰。諸君大難。余亦無所積矣。請質余之產。分與諸君。可乎。邑人聞洞賓言。立前勸阻。因助資代施。來貸者。命之遠去。貸者一一出。而其他之窮民。復至。邑人復爲洞賓言其狀。以却窮民。且曰。汝輩自知求食。亦知呂氏家資已爲汝輩散盡乎。昔呂家門閥光彩。弈弈誠埒於陶朱之富也。今則踽踽踈踈。惟呂家公子一人矣。自後歲月。旣極其顛連。而汝輩又源源不絕。勢將使呂公子流於乞丐乎。幸速散。勿再來。至衆中有老者。聞此言。嘆息而行。年少者氣盛。不肯去。乃對曰。呂家旣無程羅之資。何爲前日惠澤貧民。若是其遠而廣也。吾輩迫於飢寒。無助來此。行乞非呂善人。何以知吾儕之苦。世果有富者。無如其守財以終。吾儕將如之何。衆言次。皆下跪於呂氏之門。洞賓聞之。出謂鄰里曰。諸公爲吾解厄。誠